

跳舞班

牛顿中文学校交谊舞班五期学员 东风

来上跳舞班，纯粹是因为耐不住健身房的乏味，日复一日地“奔跑”在走步机一尺见方的空间里，颇有孙悟空一万八千里的跟头翻不出如来佛一个手掌心的感觉，郁闷。朋友说，不如去跳舞！我那几近“舞盲”的先生对朋友的这个提议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热情，是他拉着我到牛顿中文学校的舞蹈班报了名。不曾想，交谊舞班人满为患，我们在等了近一年之后才终于接到通知被“录取”。这点，丝毫没影响先生对舞蹈班的热情。

开学第一天，看着站在我们面前的吴晔和金光海老师，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令心情为之一振。据说在我们的“初级班”之上，已经有了“中级班”，“高级班”，以至于“研究生班”。我们班就有四十人之多。自报简历，竟然也是清华北大，工程数理，聪慧之人，不乏其数；最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走到了一起。

当初连科学猜想都没被吓倒的我们，本以为跳舞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年长的有跳“忠字舞”的基础，年轻的借着大学舞会的熏陶，最不济的就算是“没吃过猪肉，也还见过猪跑”。第一个舞我们学跳华尔兹。音乐响起来，梦一般浪漫的旋律，已然令人心醉；两位老师由远而近，翩翩起舞，若花丛中两只翻飞的蝴蝶，叙说着一段由相识，相知，到相恋的童话，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。老师的脚跟刚刚落定，教室里就响起了一片感叹和掌声。等我们自信满满地开始学着老师的样子起舞时，华尔兹在我们的演绎下，竟变成了一群军人在讲述着课间操的烦恼，举手投足因突兀和僵硬而显得十分滑稽。看着我们这群“生猛”的舞蹈新生，两位老师说话都格外小心，基本上是连哄带夸，像生怕伤了我们不堪一击的自尊。

到我和“高才生”班站在一起时，我们的“稚嫩”就显得尤为突出了。不光是别人注视你的目光像是在审度刚入学的新生，头几次和高班同学一起演出，人家出场是一色飘逸的舞装，影影绰绰间若吴刚嫦娥散落人间；到了我们这儿，都是各家过年时出门穿的花裙子，恰好形成一幅“天”“壤”之别的图画。演出完毕从场上下来，夹在入口旁等待上场的高班同学给我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，听得出，分明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。立时间，也让你感到一份被人呵护时的融融暖意。我们自然也做得像所有的新生一样，把既是满怀羡慕又无限“崇敬”的目光，投回给了高班同学

精彩的演出。一来一回，一份无声的默契，在心里荡漾开来，让人感动着，像是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时光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虽为初级班，同学跳舞的热情甚高。这当然一大部分得归功于我们的几任班长。迄今为止，我们班已是三易其主，不仅每任班长都尽职尽责，而且都是一呼百应，颇得人心。我们班的课外排练表，被几任班长排得井井有条，且每每都是满场，最终把两位老师感动得对我们班刮目相看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对我们班极有贡献的人，那就是我们班的助教吴学民老师。我们的每一次排练，学民老师都是必到，且不厌其烦的为我们示范，示范，再示范。于是，工作之余，在办公室的嘈杂和闹市的喧哗之外，我们拥有了一份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“半歌半舞半神仙”般的逍遥。

一年下来，吴晔和金光海老师从上至“天纲理常”“夫妻之道”，下至“三角”“几何”，“牛顿定律”，使尽浑身解数，终于化干戈为玉帛，点石成金，将我们这些“生猛”的“舞将”调教得不再把华尔兹演变成“军人的烦恼”。在“高才生”班举办的舞会上，我们班的人已经开始“鱼目混珠”。不过，最得意的还莫过于在必要时，我们仍可以以小卖小的说上一句：“初级班的，跳得不好，请原谅”。几个字，保你赢得“大人有大量”，在舞会上尽管与“高手”过招，人生之乐也。

转眼间，新生们就要入学了。我们很快将步出“初级班”的行列，变成“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”的中级班。想到这儿，心中亦是且喜且悲。喜得是天下又少了几个“舞盲”；悲得是秋来暑往，我们又送走了一批往日的“同学”；有道是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。

东风

2007-10-26 于波士顿